

“花地·西湖文学榜”优秀作品选登

【新人新作】

## 画家厨师

□胡玲

经营两百多年的醉翁酒楼，传到老秦已是第七代了。老秦年迈，希望儿子子墨能接管酒楼生意，可子墨喜舞文弄墨，一心要做个逍遥画家，不愿与锅碗瓢盆打交道。

有一天，子墨离家来到江南桐城，期盼有朝一日能见到他最崇拜的画家陈非凡，聆听他的教诲。两年后的一天，子墨在新闻里看到陈非凡举办“夕阳美”画展的消息，欣喜若狂，遂奔现场。子墨看到新闻画作的均为老人，画中的老人瘦骨嶙峋，满面沧桑，皱纹毕现，视觉冲击力、画面震撼力强大。

画展期间记者问陈先生，这次展出的作品为什么全画老人？陈非凡说，我喜欢画老人，他们的每条皱纹里都饱含着智慧，每根白发里都藏着故事。记者又问，展品里，你最喜欢哪幅？陈非凡说，我最喜欢《父亲》这幅作品。记者要他谈谈《父亲》的创作过程。

陈非凡对记者说，父亲离世前，我从未觉得他有多重要，但离开我们后，

才发现我这輩子依靠的大山轰然倒塌了。那几天，我什么也没做，就是画我的父亲。每画一幅都是

一挥而就，原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早已深入内心，植入骨髓。从那时起，我开始画老人，画我认识的每一位老人，我要留住他们在世间的模样。又有记者问，能谈谈您的创作心得吗？陈非凡说，画画时，心

中有温度，画出来的作品必然是鲜活的。

陈非凡的话如同子弹，重重击中了子墨的心脏，子墨突然呆住了。这话父亲说过，他太熟悉了。

当时子墨对父亲说，做不好菜，无

法接管酒楼生意。父亲对他说，做

菜时，心中有温度，做出来的菜一

定是上乘的。

子墨盯着《父亲》中的老人，大

脑一片空白。蓦然间，他似乎看到

了父亲的影子飞入画中，与画上的

老人合二为一，慈祥地朝他笑着。

子墨想起了父亲。孩童时，父亲做

面点时，把面粉涂在他脸上，他顶

着一张“花猫脸”在酒楼上蹿下跳，逗得客人哈哈大笑。念书了，

冬天从学校回来，冷得浑身发抖，

父亲把他拉到后厨的炉火旁，端给

他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莲藕汤，他

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浑身温暖舒

坦。读大学初次离家时，父亲打包

一盒酒楼的卤鸡爪给他，在火车上

吃的时候引得邻座的小孩直流口

水……

子墨默默走出展厅，拨通了家

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听到

他的声音，母亲泣不成声。他叫父

亲接电话时，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母亲说，你爹每天关在房间里摆弄

他做菜的炊具，一句话也不说……

子墨突然有了新的决定。他

回到家后，看到醉翁酒楼大门紧

闭。母亲说，你爹年事已高，实在

无力撑起酒楼，关门了。

子墨说，妈，你把钥匙给我。

干什么？开门做菜。很快三菜一

汤端出来了。子墨拉着摆弄炊具

的爹说，爹，尝尝我做的菜。老人

家每道菜都尝了尝，露出意外的神

色，问，这是你做的？子墨说，是

的，我从小在酒楼长大，耳濡目染，味道差不了。他认真地看着父

亲说，爹，从明天起，咱们的酒楼

重新开张。父亲问，当真？不做画

家了？子墨说，做菜不耽误画画，

我继续画。

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1

小小说小的。  
这是讨论小小说的前提。  
小小说又是大的。  
这是小小说值得讨论的前提。

2

小小说小的。  
这是相较于短、中、长篇小说而言的。是指它的长相，即外在形式，也就是篇幅。  
有多少？多年来形成的大致共识是1500字左右。  
是否可扩大到2000字，甚至3000字？  
从多年的创作实践看，2000字是没有问题的。  
3000字，就比较接近短篇小说了。

3

小小说大的。  
这是相较于短故事、段子、笑话来说的，当然也是相较于短、中、长篇小说而言的。  
那么，这里的“大”，是指什么呢？

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是评价中长篇小说的。

短篇小说都很难做到。  
所以，小小说的“大”不包含历史的厚度，它主要是指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

篇幅会限制小说的容量，但限制不了小说的思想，限制不了作者对人性深度的探讨。同样，也限制不了其艺术魅力的展示。

而相较于短故事、段子、笑话，小小说肯定比它们深刻，艺术水准也远远超过它们。

4

据湖南工业大学张春副教授考证，“小小说”这一文体诞生于1920年。

一百年来，出现了“大”的作品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认为，汪曾祺的《陈小手》、贾大山的《莲池老人》、冯骥才的《苏七块》、许行的《立正》、毕淑敏的《紫色人形》、迟子建的《与周瑜相遇》、王奎山的《二重奏》、孙方友的《雅盗》、刘建超的《将军》、黄建国的《谁先看见村庄》、刘国芳的《风铃》、陈毓的《伊人寂寞》、蔡素的《行走在岸上的鱼》、侯德云的《冬天的葬礼》、相裕亭的《威风》、非鱼的《荒》、申平的《头羊》、安勇的《一次失败的劫持》以及夏阳的《马不停蹄的忧伤》等，均是“大”的作品。

当然，说它们是“大”的作品，是基于1500字左右这样的篇幅。

5

如何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里，写出“大”的作品呢？

6

最根本的，还是在思想内涵上下功夫，在人性深度上下功夫。

这点与短、中、长篇小说创作没有区别。

前面说过，篇幅会限制小说的容量，但限制不了小说的思想。再短的小说，都能表达深刻的思想。

那么，怎样才能让作品深刻呢？

这主要与作家对世界和人生认识的深浅有关，与能否穿透惯常的现象抵达本质有关。换句话说，是与作家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境界有关。

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境界高，其作品自然就会深刻。

贾大山的《游戏》围绕看电视，写了两个老袁的故事。北院的老袁离休前是个局长，南院的老袁退休前是个工人。北院的老袁家里的电视是彩色的，南院的老袁家里的电视是黑白的。

于是，故事开始了。

两个老袁玩起了游戏，北院的老袁请南院的老袁去他家看彩电，但南院的老袁要提前写申请。应该说，游戏开始的一段时间，两个老袁还是玩得不亦乐乎的。可后来，北院的老袁总是有意无意地刁难南院的老袁，南院的老袁一气之下不玩了。“他看他的彩色，他看他的黑白”。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也能算得上一篇小小说，主题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但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浅了些？

贾大山没让故事到此结束。南院的老袁买了一台彩电，“到街上买了一张电视报，标出拟看节目”，又与北院的老袁玩起了游戏。申请还是南院的老袁写，只不过这次不是他到北院的老袁家看彩电，而是北院的老袁到他家来看。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应该算得上一篇好小小说了。既批判了官僚主义，又表现了人的宽容。一句话，落在了人的内心上。

绝妙的是，作品并未在此结束，而是落脚在“北院老袁……不再做那游戏了。”这就从“南院老袁的放下”过渡到了“北院老袁的放下”，从而把故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把作品的境界也提升了一层。

因为“北院老袁的放下”要难得多，触及人的心灵层面更深了。

7

要想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里，写出“大”的作品，还须有好的故事支撑。

这点与短、中、长篇小说也没有

区别。

只是一个短篇、中篇或长篇小说，可能会讲好几个好故事。

小小说只讲一个好故事而已。

那么，如何讲一个好故事？

好故事与一波三折有关，但又不止于一波三折。

尤其是，这个“折”，不能仅落脚于外部的层面。

它一定要与人的内心、与人性有关。

我们都读过贾大山的《莲池老人》，它的每一“折”，就都与人的内心有关。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杨莲池）死了。”这个“折”，是写“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很有趣味”的人，他心中也有“挂碍”：“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这一“折”，是写人的放下、从容与达观。

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8

囿于1500字左右篇幅的限制，小小说创作在选材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那就是尽可能选择小题材。

原因很清楚，大题材在1500字的篇幅内，是很难玩转的。

另一个原因是，与短、中、长篇小说作家多依赖想象力写作不太相同，小小说作家可更多地依赖经验写作。相对短、中、长篇小说而言，把经验转化为一篇1500字左右的小小说，是较为容易且快速的。由于日常生活小事是以业余创作为主的小小说作家最为重要的经验，因此，这些小题材往往就成为小小说作家的天

然选择。

当然，作者选择小题材，只是觉得它更适于小小说表现，其最终目的还是对大主题的挖掘。如司玉笙的《书法家》借书法比赛会上的一个场景，直指中国官僚体制中主体性缺失的权力关系；许行的《立正》以国民党被俘军民不可纠正的一个“立正”动作为叙事线索，揭示出封建专制给一个人人性深处留下的残酷烙印。

小小说作家青睐小题材，并不意味着大题材不能成为书写的对象。但与短、中、长篇小说作家可能较为全面地使用大题材不同，小小说作家往往只截取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一个小片段。如冯骥光的《二次大战在牛镇的最后一天》，是有关二次大战的大题材，但作者只截取了多年战争中的最后一个，通过聚焦日本军人田中正二的死，表现对国家利益和人之尊严尊重的大主题；又如法国作家哈巴特·霍利的《德军剩下的东西》也是有关战争的大题材，但作者只截取了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瞬间，一条大街，通过一对男女恋人的偶遇，表达战争给人带来的伤害以及精神家园重建的大主题。

如何刻画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不需面面俱到，只要攻其一点，把这点写透写足就可以了。《立正》中，作者紧紧地围绕着国民党被俘连长的“屡教不改”来展开，并把它推向极致，于是一个被专制奴役的人物出来了。

另外，给人物取一个映衬作品旨或推动情节发展的名字，也是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的一种有效方法。程习武的《庭梅野鹤》中，作者给人物取名“苏庭梅”而不是“苏廷梅”，就寄寓苏庭梅要做一株家庭而不是朝廷的梅花，个性特点非常鲜明。

毫无疑问，所有的小说都渴望找到精彩的细节。与短、中、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小说对细节的渴望尤为强烈。因为有了一个精当的细节，一篇小小说就

9

从小处落笔，从细微、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切入故事，是小小说受篇幅限制的绝地反击。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控制情节和语言的节奏相对容易，不至于像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二是能较好地把一些细部的东西细腻地呈现出来。

上面提到的《游戏》《二次大战在牛镇的最后一天》《德军剩下的东西》等作品的切入口都很小，但艺术的完成度很高，主题也比较深刻。

在精彩的细节的寻找上，小小说作家应该自信。

因为细节是否精彩，与篇幅无关。

篇幅只能决定细节的多少，但决定不了细节是否精彩。

精彩的细节从哪里来？

从生活中来。

这一点，恰恰是小小说作家的强项。

10

除了切入口小，小小说还特别重视切入故事的角度。

否则，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里，很容易陷入经验同质化的泥潭。

贾平凹的《武松杀嫂》从武松的狭隘性出发，迟子建的《与周瑜相遇》从布衣英雄切入，于是一个新鲜的文本出现了。曾平的《老人孩子和羊》通过“人养羊”到“羊养人”的角度转换，把人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放下来，体现出人与物互为滋养的协调和状态。

角度决定了文本是否具有新意，有时也决定着文本的高度。

11

囿于1500字左右篇幅的限制，小小说无法像短、中、长篇小说那样塑造丰满的典型人物，但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内，小小说完全可以做到刻画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

什么是富有个性的人物？就是非常态的人物，也就是异常的人、反常的人，容易走极端的人，甚至是变态的人。如《立正》中的国民党被俘连长，《苏七块》中的苏医生，《威风》中的东家，是小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

如何刻画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不需面面俱到，只要攻其一点，把这点写透写足就可以了。《立正》中，作者紧紧地围绕着国民党被俘连长的“屡教不改”来展开，并把它推向极致，于是一个被专制奴役的人物出来了。

另外，给人物取一个映衬作品旨或推动情节发展的名字，也是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的一种有效方法。程习武的《庭梅野鹤》中，作者给人物取名“苏庭梅”而不是“苏廷梅”，就寄寓苏庭梅要做一株家庭而不是朝廷的梅花，个性特点非常鲜明。

12

毫无疑问，所有的小说都渴望找到精彩的细节。

与短、中、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小说对细节的渴望尤为强烈。因为有了一个精当的细节，一篇小小说就